

書評書目三週年紀念徵文

第一名

我對年度小說的建議

王祖壽

好多年前的日子，我上西門町看電影，票買好時距開演尚早，於是就近到「中國書城」逛逛以便打發時間。我信步至一個攤位前，視線不禁停留在了一本精巧的書上，封面簡單印着一行字吸引了我：「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」。我拾起它翻了翻，首先感覺字裏行間的空隙及邊白都够，顯得很清爽，就有了好印象，再加上一篇篇的小說自成單元，也頗能合我沒事時就看上一段的心意，於是沒再考慮即銀貨兩訖。這是我頭一次與「年度小說」的接觸。

然而回家後我竟欲罷不能的一口氣就看完了整本書，它有太多的地方吸引着我，那一篇篇的

小說，當一一自眼底溜過時，就像看博覽會似的琳琅繽紛，而篇篇俱是精彩的佳作，又如同帖帖清涼劑般的沁透心腑，尤其每篇文後可謂創舉的「附註」，將作者的經歷、著作詳細列述，並簡要的評析了全文，實具有畫龍點睛之妙，使我不僅是讀到一篇好小說，並間接認識了作者，還瞭解到全文更深一層的涵意及它特出的地方，由點而線至面的逐漸擴大體會到通篇的來龍去脈，使我對文藝愛好的需求得以滿足。在後記中，我更知道這不是一本普通的小說選集，它還有着遠大的理想：對作者而言，它使他們血汗的結晶得以長久保留下來，供人們隨時翻閱；對讀者而言，它去蕪存精的把一年來的好小說摘錄其中，使我們不必擔負多餘的時間與精力去消化一些良莠不齊的作品；對整個文壇來說，則若干年後，不難由一系列的年度小說中看出小說風貌的變遷和趨勢，這無形中等於給小說界做了一項「項背相望、集腋成裘」的工作，因此更引起我莫大的興趣，不禁對它格外的注意起來。接着我連續看了五十七年、五十九年及六十年的年度小說，愈有「不可多得」之感，從此每年我均極注意它的出版，以便先睹為快，有時甚而覺得一年一本，在三天中便看畢實不過癮，然既為「年度小說」也只得耐心的期待了。

年度小說進行至今已有七冊問世，自六十二年起改由書評書目社出版，並換了一種較大的版本，但比較起來，我還是喜歡從前的那種「精巧」版本，就因為它外型「精巧」之故，所以使人聯帶也有「精華」於內之感，正符合了年度小說「精選」的原則；它的封面並包有一層透明塑膠套，雖是小節，可謂頗見「精心」安排，這樣也易於保存。而現在的版本，與市面上一些小說雜誌大同小異，既失去了那種「精」的味道，也不再塑膠封面保護，很容易便遭破損。當然，改變版本或是為求與其他書評書目叢書整齊劃一，自不能強求，但多加一層塑膠封皮應不難做到，到底這是本值得收藏並可隨時翻閱的書籍。

年度小說每年選出十篇左右的作品，七年來累積的數目也相當可觀了，但在這約七十篇的作

品裏，是不是每篇均爲一年中最佳的小說呢？敢保證沒有讀者看後有：「怎麼連這種文章也選了進來？」這樣的話嗎？正如隱地在「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」後記中說的：「在我們這兒，此類編選工作，常是被忽略的……要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各種報章雜誌上去選十數個短篇，也實在困難重重，惟恐遺漏了佳作，反把二流貨色選了進來……」，不可否認，對小說的鑑賞，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，但既有心將年度小說編好，就不能不予以重視，因此除了在請編者時要慎重選擇人選之外，似可於每年年尾一期的書評書目雜誌上附一張問卷，請讀者們一同來評選好作品，主動讓大家都參與意見，一來可收集思廣益之效，二來更可提高讀者的興趣，使大家皆有「息息相關」之感，這樣自然也容易避免類似閉門造車所可能造成的弊病，而最後一關：是取或捨仍由編者把守，這樣也不會有水準降低的顧慮了。

年度小說的編者，是居於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橋樑，有義務與責任將一年裏最佳小說展現於讀者面前，何況編者還肩負撰寫「附註」的重大任務，稍有不逮即損及令譽，可說集重責大任於一身。然而誰人足以擔此大任？編輯委員見仁見智暫且不提，若以撰寫附註的前例看來，個人覺得在已出版的幾本選集中，以五十七、五十八年度的較佳。遣詞造句深入淺出，不晦澀難懂或話語含混，如果我們看一篇註，反而愈看愈糊塗，那要附註何用？再者，上述兩年的附註可謂內容豐富，常將別的書刊對某文的批評經過消化，再扼要參雜寫出，如此不致流於偏頗，並增加了廣度與深度；有時還包括了作者的家庭、某篇文章的討論會內容等等軼聞，讀來更添情趣。

年度小說現在已經邁入了第八個年頭，在這不算短的日子裏，它的步伐已漸穩固，但不可諱言它的「知名度」終還不高，比起坊間的一些通俗雜誌書刊來，不免遜色，這總是件遺憾的事，但說它是「曲高和寡」或是源於小說的沒落，究非積極治本之道。常在住處附近的書店裏看不見這本書，每年它幾時出版，大多數的人亦不清楚，而對年度小說有興趣的人，不見得有空常逛書

店，也不見得是市區中大圖書公司的常客；希望以後的年度小說，在出版前的宣傳工作，亦不忽略，如何使大家知道它、認識它，從而對它產生興趣，購閱它——很容易的就在北部或南部、城區或鄉鎮、大街或小巷買到，應是不容忽視的課題。

始終覺得年度小說雖然有編者在做「穿針引線」的工作，但若由整體來看，一篇篇的小說所組合而成的型態，彼此之間骨是骨，肉是肉，總彷彿缺少一股生命力貫穿其間使其連成一體、結成一氣。因此有個意見：即在歲末年初，入選文章已經決定就緒之際，由書評書目社舉辦一次「聯誼活動」，以茶會座談方式邀請入選小說之作者以及文評家若干出席，談話內容以入選作品為主題，彼此探討，互相交換意見，心得，而由編者將座談內容記錄下來，一併發表於年度小說上，（亦可先發表於報章或書評書目雜誌上，然後再轉載，以求廣傳）。這樣，作品與評論之間得以連貫而成一張形同密不可分的網來，使年度小說不但有選集的形式，更有它自己的生命、體系，成為一本骨肉相連的書來；另一方面，也使作者與作者、編者與作者、讀者與作者彼此之間得以相識，藉此拉近距離，不但有助於編者撰寫附註，豐富年度小說的內容，使得讀者們由不同的眼光、不同的角度來瞭解它，或更進一步的與它打成一片，並且這還將是文壇一項難得的盛會，無形中也使年度小說獲得了一次最好的宣傳。

無疑的，年度小說七年來已經逐漸建立起它的「權威性」，這在文學式微的今天來說，年度小說能有這樣的成績，已屬難能可貴。它為讀者節省了時間；也為作者提供了代表光榮的園地，鼓舞了作者的精神與創作慾；它在小說這項世人感覺無足輕重的文學媒體中建立起高遠的理想，兼具嚴肅的意義，並給我們帶來生活上輕鬆的一頁，是不可多得的好書。